

以“共同体”视角探析台湾青年认同问题

□ 孙 云 庄皇伟

摘 要：青年是建构未来两岸关系重要的参与者、影响者，甚至是引领未来两岸趋势走向的领导者和决策者。随着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推进，两岸青年的交流过程由浅入深，形式渐渐多样化、层次化和普遍化。2014年“反服贸运动”、网络世代的崛起、台湾学生“返乡投票”对台湾政治生态变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间接影响到两岸关系。本文从“共同体”这一视角，分析台湾青年的认同困境，探索如何建构台湾青年对中国的认同感。

关键词：共同体；台湾青年；认同；两岸关系

2008年以来，两岸关系出现了和平发展的新局面。经过多年经贸往来，大陆已成为台湾最大的贸易伙伴、第一大出口目的地和第二大进口来源地，两岸经济交流日益密切。新功能主义者强调，经济到政治的“外溢”（spill over）过程不会自动发生，也就是说，经济的互利交流不见得会产生政治上的互利效应。^①2014年台湾岛内分别发生了以台湾青年学生为主体的“反服贸运动”和在“九合一”选举中的“大学生返乡投票运动”，年轻世代的崛起，反映了台湾青年关心岛内政治，并期许用自身行动来影响台湾的政治走向。青年人崛起的背后，“我是台湾人”认同的上升、“恐中情结”的出现等都是两岸关系发展过程中需要正视与面对的严峻问题。

一、“共同体”的涵义和特征

从词源上看，“共同体”（Community）来自希腊语 Κοινότητα，表示一种具有共同利益诉求和伦理取向的群体生活方式。^②“共同体”一词发展至今已广泛应用于政治学、哲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同时还衍生出宽广的

概念，如政治共同体、关系共同体、民族共同体、利益共同体等。

“共同体”的理论主要来源于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Ferdinand Tönnies）在1887年出版的《共同体与社会》一书中，他认为：“共同体作为社会相对的一种生活，特指那种凭传统的自然感情而紧密联系的交往有机体，只有“共同体”才是真正的和持久的共同生活”。^③大陆学者俞可平将“共同体”定义为“一个拥有某种共同的价值观、规范和目标的实体，其中每个成员都把共同的目标当做自己的目标”。^④台湾学者廖炳惠认为：“在‘共同体’概念上，林浊水是比较接近法国政治哲学家赫南（Ernest Renan）在《何谓国家》的见解，认为是集体生命经验与记忆使得一个民族产生凝聚力，而不是血缘、语言或疆界”。^⑤这里台湾学者忽略了“共同体”的一个重要维度，除了“共同的生活领域”让“民族”产生凝聚力外，共同体还需要一些更加深刻而持久的共同性。“‘共同体’的形成强调历史文化的共性或者包容性（如种族、语言、宗教、文化、历史

和共同的历史意识等), 这些是紧密把成员联接一起的纽带”。^⑥

两岸同属于中华文化, 两岸青年都是炎黄子孙, 都生活在以家庭宗亲为核心的伦理本位社会, 台湾与大陆奉行相似的文化价值观, 忠孝、礼仪、仁爱、廉耻、中庸、诚信等。这种态度和观念上的共同性, 被当代共同体主义称为“共同的价值取向和善观念”。要构建两岸青年认同, 更多的是关心和创造两岸青年共同的生活, 加深两岸青年之间认同彼此的相关性。

首先, “共同体”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群体关系, “共同体”所刻画的社会模式代表着一种类似家庭或家园的亲密关系, 这种关系让人觉得在“共同体”社会下可以放下所有防备而全身依靠。“共同体”意味着“与自己人安全地生活在一起”。^⑦习总书记在2014年2月会见中国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时提出了“两岸一家亲”的理念。同年5月习总书记会见台湾亲民党主席宋楚瑜时曾表示“两岸青少年身上寄托着两岸关系的未来, 要多想些办法, 多创造些条件, 让他们多来往、多交流, 感悟到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潮流, 感悟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趋势, 以后能够担当起开拓两岸关系前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⑧

其次, “共同体”为个体的存在提供了一个公共语境, 在该语境中, “我……根据家谱、社会空间、社会地位和功能的地势、我所爱的与我关系密切的人, 关键还有在其中我最重要的规定关系得以出现的道德和精神方向感来定义我是谁”。^⑨简单地说, 就是从“他者”到“我群”的转变。“共同体”有助于个体的自我确认, 更清晰地界定“我群”。台湾“政治革新”后, 经李登辉、陈水扁时期“去中国化”教育的影响, 台湾青年对大陆的“我群”认同发生了剧烈的变化, 经过多年的发展, 其基本趋势已经逐渐将大陆定位为“我群”之外的

“他者”。弥补台湾青年的认同差异, 关心台湾青年的政治社会化教育, 增进对大陆的亲切和认同感, 无疑显得十分迫切。认同是个人与社会环境之间互动的产物, 在两岸公共语境下, 两岸社会环境若有足够的共同性, 并且这些共同性又具有强大的构造力, 那么处于公共语境下的两岸青年面对的生活内容就会相对确定, 其认同也就会较为相似和一致。

最后, “‘共同体’是一种特殊的文化, 并具有高度的回应性”。^⑩“共同体”是对“信任”、“和平”、“幸福”和“一家亲”等价值观念的共同构造, 有助于两岸人们各自所理解的价值观念在公共语境下被接纳或者被承认。两岸过去很多历史情结是错误的印象造成的, “这些刻板印象所造成的偏见与歧视已经对两岸关系造成十分严重的伤害。”^⑪台湾青年生长在普遍对大陆抱有错误刻板印象的环境里, 并且在两岸交流过程中, 存在因“国家认同”、政治制度和其他社会文化习惯的差异所带来不适应性和排斥感, 这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进程中, 必须关注的一个问题。

二、台湾青年认同困境分析

“认同”是“我是谁”这一问题的自我回答, 与“身份”在西方语言中是同一个词, 但他们之间还是有些区别。“身份”主要表示一种社会位置, 而“认同”, 则更多地意味着一个人对自己的理解和设想。“身份”转化为“认同”的过程中, 共同的情感与社群因素发挥重要作用。简而言之, “‘身份’只需通过社会关系的规定就能形成, 而‘认同’则还需要借助个体自身的自我内在化才能确定”。^⑫2008年以来, 两岸关系进入和平发展的新时期, 两岸青年交流也随着两岸关系的发展不断深化。两岸青年在交流过程中, 分别接触和接受两岸间各种信息和要素, 这些信息和要素构成了两岸青年间相互认同的基础, 也是相互区别差异身份的来源。两岸之间相似的生活状态、特征

和经历,共同的文化、习俗和语言是建构个体认同的重要组成因素。

两岸青年经过多年的交流,有助于化解部分刻板形象,尽管如此,两岸青年对中国的认同并没随着两岸关系的改善而变化,目前两岸间青年的交流往往只停留在规模、数量和“新闻效应”上,缺乏交流的深度和广度,特别是两岸由于长时间的分离,造成身份和“国家认同”的差异,往往给彼此间的交流带来不小障碍。并且大陆推进两岸青年交流过于倚重公权力的运用,对台青年的交往中更多的是从大陆的对台大局出发,突出了“政治性”的交流,忽视了对“共同体”的建构。

台湾青年认同困境主要表现在:

(一)“国家认同”迷思

“国家认同”是一个国家的自我定位。台湾学者萧高彦认为“国家认同”可界定为公民对其所属政治共同体主动的认同,由之产生的凝聚情感使公民愿意积极地为共同生活效力,而且在共同体有危难时愿意牺牲自我。^⑬20世纪70年代受到民族主义情感的影响,台湾大学生愿意并且积极地投入到保钓运动中,向世界宣示维护中国领土和主权尊严的决心。而如今,“台湾大学生宁愿为了一件都更案静坐请愿,也不愿为钓鱼岛走上街头”。^⑭从时间的维度上看,两代台湾青年在政治文化和民族情感上表现出了较大的不同。在“去中国化”教育背景和“台湾主体意识”高涨环境下成长的台湾青年将台湾的“乡土认同”纳入了其“国家认同”内,其“国家认同”就与其父辈表现出明显的差异。台湾指标民调2013年的调查显示,年纪愈轻、教育程度愈高者,愈认同两岸是“国与国关系”,其中20至29岁民众持此看法的比率高达76.2%。^⑮2012年5月,台湾“二十一世纪基金会”发布的调查研究报告显示,台湾“86后世代”(1986年以后出生者)有48.8%逐渐倾向“台湾主体认同”,认为“台

湾是台湾,中国是中国”,彼此“互不隶属”。其中,大学生世代“台湾主体认同”的比例更高达52.8%。^⑯

(二)身份认同迷思

根据社会身份理论,人们总是习惯于将自己归于一个群体。当个体一旦认为自己属于某个群体时,便将这个群体看成是内群体,其他群体被看成是外群体。当个体知觉到的内外群体差异增加时,尤其内群体的优势特征增加时,会增加对群体的归属感。^⑰国民党退守台湾后,对岛内民众长期进行“反共”宣传教育,在岛内营造了一股“恐共”的情绪。尤其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李登辉、陈水扁当局不断强化台湾民众的本土意识、“主体意识”及“台湾意识”,并不断弱化及排斥“中国情结”、“中国认同”。在这股情绪的影响下,“中国”被岛内民众视为身份认同之外的群体。出生于1980年至1990年间的台湾青年人,正是受李扁时期“台湾史观”、“台湾主体意识”影响的一代人,“如今已经表现在身份认同问题上。‘台湾主体意识’已经导致许多人以‘台湾人’为‘我群’,以‘中国人’为‘他群’,认同自己是‘台湾人’,而不是‘中国人’,进而认为‘台湾是台湾,中国是中国’,‘台湾(或中华民国)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台湾前途要由2300万台湾人民决定’。”^⑱受李扁时期“去中国化”教育的青年学生,“恐中反中”情绪更为浓厚。“反服贸运动”中,组织和参与运动的绝大多数是受“台湾主体意识”影响的青年学生,学运组织领袖更是喊出了“我主张‘台独’”^⑲等口号。根据2013年TVBS所作民调显示,20—29岁的台湾青年自认“是台湾人”的比例进一步上升到89%(全体民众为78%),明显高于其他年龄层,只有11%自认“是中国人”(全体民众为13%),为所有年龄层中最低^⑳。

(三)制度认同的迷思

台湾“政治革新”后，进行了政治民主化转型，走出与大陆不一样的发展道路，实行不同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1990年在台湾发生的“野百合学运”是国民党败退到台湾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学生运动，对台湾的政治发展而言，学运的民主化诉求以及它的后续发酵对台湾的民主化进程有着深刻的影响。之后台湾青年更是发动了“新野百合运动”、“野草莓运动”、“反媒体垄断运动”以及“反服贸运动”。从运动的动员能力、规模、次数、议题等方面来看，台湾青年的力量在台湾政治体制中发挥着重要的影响作用。这些在民主化背景下成长起来的青年人，对台湾的民主制度有着更强烈的优越感及认同，他们常常以游行集会、表达意见、尊重人权、言论自由等形式来区分民主与非民主，划分两岸间的社会群体关系。可见制度、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的差异是影响台湾青年的认同原因之一。

（四）对大陆的“刻板印象”

媒体在青年的政治社会化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其不仅提供政治信息、表达观点和宣传政党政策，在一定程度上还具有“政治传播”作用。在形塑舆论和引导民意上，媒体更具有推澜助波的能力。尤其随着智能手机和互联网的兴起，大众传媒在政治社会化过程中相对于传统政治社会化机制（诸如家庭、学校教育等等）有着更大的影响力，也更快速便捷。青年在青春期所获得的政治认同和倾向，会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台湾媒体的蓝绿分野，缺乏中立性，也是影响台湾青年人认同的原因之一。两岸民众大多通过两岸媒体报道来了解两岸事务，从而形成对两岸事务的认知和态度，进而影响自己的行为。两岸在交流合作中不可避免会产生矛盾与冲突，“经过岛内有心政客与部分媒体的不断炒作与煽动，往往给台湾民众尤其是台湾青年对“中国”（大陆）的印象带来负面影响”。^④

三、建构两岸青年认同路径的若干思考

两岸关系已走上和平发展的道路，不能倒退到与台湾的主流民意相反的道路，不能违背了双方之间的主流民意。^⑤青年是两岸关系未来发展的主导者，重视台湾青年的心态，建构两岸青年共同的生活圈，着力培养两岸共同领域，是巩固与深化两岸和平发展的基础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举措。

（一）倡导“中华民族”，加深“中华情结”

“共同体”是对一系列共同的价值、规范、意义以及共同历史的认可，具有高度的回应性。两岸都是伦理本位的社会，以儒家为中心，奉行相似的文化价值观，根据台湾《远见》杂志的最新民调结果，台湾受访民众认同自己是“中华民族的一份子”比例很高，超过一半的人认同“两岸民众同属于中华民族”。台湾当局领导人马英九分别在2009年、2012年、2013以及2014年四度亲自遥祭黄帝陵。台湾青年尽管在教育成长中受到“去中国化”和“台湾史观”的影响，但至今仍与“中华民族”存在着情感上微妙的联系。“共同体”的形成就是强调历史文化的共性和包容性，建立在同一文化基础上的交流必然能够加深彼此的认同感和信任感，凝聚民族情感。“中华民族”作为两岸人民最大的公约数，对建构两岸“共同体”，加深台湾青年对中国的认同有重要的作用。两岸青年今后的交流可以发展和扩充两岸目前现有的“集体记忆”，建立两岸制度化的文化交流机制，开展科学的历史教育，推动两岸文化产业对接，尤其要利用影视行业来再现“集体记忆”。另一方面，两岸青年今后的交流可借助闽南文化的力量来塑造双方亲切感，“文化的交流是心连心的工程，心连心就能够把彼此拉得更紧”。^⑥闽南文化对加深两岸共同生活体验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开展闽台文化互动体验，寻找闽台文化的相似性、联系

性和差异性,追根溯源,通过“闽台一家亲”加强台湾青年对“两岸一家亲”的认同。

(二) 建构双重身份认同

有学者提出:“在台湾问题上,中国大陆所需要的不是消除台湾认同,而是要在台湾认同的基础上再创造一个‘中华’或者‘中国’认同”。^④“台湾青年的‘台湾人认同’已经根深蒂固,基于两岸政治现实与政治分歧,短期内要想消除台湾青年对‘中华民国(台湾)’的认同或‘台湾人认同’恐怕不现实”。^⑤如前文所述,认同是个体在某种共同生活语境中对“我是谁”或“我是什么”的回答,这种回答本质上也意味着“区分”和“划界”。“两岸命运共同体能否得以稳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是否能够为两岸同胞提供一个共同的身份认同,能否赋予这种认同以牢固稳定的基础”。^⑥建构双重身份认同更能为台湾青年提供“归属感”和“家园感”,“部分青年也存在建立‘双重认同’的意愿,‘希望通过两岸青年交流,两岸可以建立共同的认同感’;主张两岸‘要建立新的认同取代旧的认同,而不是去争论何者认同为正统’”。^⑦

(三) 搭建“青年创业合作平台”,帮助台湾青年就业

根据台湾“主计总处”最新数据,2014年11月台湾20—24岁青少年的失业率高达13.36%,^⑧这意味着每七八个刚入社会的青年人中,就有一人失业,并且台湾青年起薪低,数十年停留在22K中,台湾青年对两岸和平发展红利“无感”,却要忍受高涨的物价和触不可及的房价,产生了“被剥夺感”和分配不公的心理。“反服贸运动”背后的一个深刻原因是近年来台湾经济持续低迷不振,使台湾青年对前途与未来充满着焦虑。“两岸一家亲”与“共同体”意味着“分享”,大陆针对于此也陆续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为台湾青年到大陆发展,求学、就业、创业创造更多的条

件。大陆还可考虑采取多种政策措施,搭建“青年创业合作平台”,为台湾青年人来大陆就业、创业创造良好条件。

(四) 树立媒体中立角色,建构两岸“信息共享平台”

台湾学者耿曙等人指出:“台湾青年对中共印象主要来自相关媒体:刻板的面庞、制式的语调、甚至时有恫吓的言语,积累而成的权威讲话、疏远负面的感受。但是在交流接触后,台湾学子印象已见大幅改观,比较能设身处地理解大陆方面的立场”。^⑨两岸记者媒体在选择新闻事实、确定报道角度的时候都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各自政治倾向、意识形态的影响,特别是在有关两岸社会、政治等议题的报道上,有着明显的区别。因此,两岸可尝试扩大两岸新闻媒体交流量,提升两岸新闻交流的合作层次,构建“两岸新闻共同市场”。所谓的“两岸新闻共同市场”,即是“作为产品的新闻可以在海峡两岸共同市场进行生产、流通、交换和消费”。^⑩两岸媒体在促进两岸青年相互认知、培养青年情感认同感、弥合分歧以及提供舆论支持等方面可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总之,认同并非一成不变的,而是可以通过行为体之间的互动来建构的。“认同的形成,就具有独立的作用,使行为体对于相互之间的关系的共同观念发生改变,从而影响行为体的行为和选择”。^⑪两岸青年的归属感和民族认同主要还是归结于“大中国”和中华民族。目前,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和两岸制度性差异,台湾青年依旧将大陆当做“他者”来对待,为了改变这一状况,两岸可以尝试建构“双重认同”来化解台湾青年的“中国认同”危机,并通过各种手段和措施,不断培养其以认同感和归属感为核心的“共同体”观念。

(作者单位: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协同创新

中心/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

注 释:

①张亚中:《以“三好四给”推动两岸工作》,中评社香港2014年12月3日电。

②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廖申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51页。

③斐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54页。

④俞可平:《从权利政治学到公益政治学》,载刘军宁等编:《自由与社群》,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第75页。

⑤林浊水:《共同体:世界图像下的台湾》,台北:左岸文化,2006年,第1页。

⑥孙云:《论台湾民众两岸“共同体感”的建构》,《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6期。

⑦Gerard Delanty, “Community”, London: Routledge, 2003, pp15-21.

⑧《台媒解读习近平讲话 尤其关注基层与青少年话题》,见 http://finance.ifeng.com/a/20140508/12289948_0.shtml。

⑨查尔斯·泰勒:《自我的根源》,韩震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年,第49页。

⑩李义天:《共同体与政治团结》,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43-44页。

⑪⑫陈孔立:《“台湾人”群体对中国大陆的刻板印象》,《台湾研究集刊》,2012年第3期。

⑬曼纽尔·卡斯特:《认同的力量》,曹荣湘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5页。

⑭施正锋:《国家认同与文化论述》,台湾:台湾国际研究学会,2006年版,第25页。

⑮《台湾大学生对钓鱼岛问题冷感“钓鱼岛公民教育计划”进校园》,见 <http://www.taihainet.com/news/twnews/twdnsz/2013-05-03/1062082.html>。

⑯李贺:《两岸关系发展面临四大挑战》,见 <http://www.huaxia.com/thpl/sdfx/4214219.html>。

⑰《两岸若冲突 台湾年轻人不愿为维护“主权”而牺牲》,见 <http://taiwan.huanqiu.com/news/2012-05/2717365.html>。

⑱许靖:《偏见心理学》,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52页。

⑲陈孔立:《“台湾文化民族主义”的构建》,《台湾研究集刊》,2013年第5期。

⑳《从“两岸一家亲”理解太阳花学运》,《台声》2014年5月,第43页。

㉑《“马习会”与“国族认同”民调》,TVBS民调中心网站, http://home.tvbs.com.tw/static/FILE_DB/PCH/201311/。

㉒㉓㉔刘凌斌:《两岸大交流背景下台湾青年的“国家认同”研究》,《台湾研究》2014年第5期。

㉕陈孔立:《台湾民意的三个层次》,《台湾研究集刊》,2012年第1期。

㉖陈孔立:《从“台湾人认同”到双重认同》,《台湾研究集刊》,2012年第4期。

㉗陈孔立:《两岸认同的五个阶段》,《台湾研究集刊》,2012年第6期。

㉘李鹏:《民族认同、利益联结与两岸命运共同体的信任深化》,《台湾研究》,2010年第5期。

㉙台湾地区“行政院主计总处”:就业、失业统计表,见 <http://www.dgbas.gov.tw/ct.asp?xItem=17166&ctNode=3246&mp=1>。

㉚张铭清:《新形势下两岸新闻交流的回顾与展望》,载陈龄慧主编《价值的追寻——两岸传播与文化论集》,台南:台南艺术大学音响艺术管理研究所,2009年,第5页。

㉛夏建平:《认同与国际合作》,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第308页。

(责任编辑:刘凌斌)